

《巫山高》

唐·李贺

碧丛丛，高插天，大江翻澜神曳烟。
楚魂寻梦风飏然，晓风飞雨生苔钱。
瑶姬一去一千年，丁香筇竹啼老猿。
古祠近月蟾桂寒，椒花坠红湿云间。

提到巫山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元稹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的旷世情深，还是酈道元“猿鸣三声泪沾裳”的无尽凄清？

千百年来，神女峰顶那团云雾还未散去，峰峦叠嶂不老。巫山被反复吟咏，几乎成了蜀地情书里最缠绵的落款。

这当中，“鬼才”李贺的《巫山高》篇幅不大，却超越了自己，凝望宇宙。从此，中国诗歌的精神原乡中，多了这份直面存在深渊的凛然勇气。

谁都可能是 迷雾中的“追梦人”

诗人写山，有人习惯于“望”，有人选择去“登”。李贺怎么写山？他的诗句，直入山的骨髓、山的魂魄。他以诗为剑，麻利地抽去了山在地理上的经纬度，扒开了山的实景。他的追问，甚至让这年长的巫山招架不住：山的背后是什么？时间的背后是谁在哭泣？

诗题“巫山高”，是乐府古题。南北朝以来，诸多以《巫山高》命题的诗作，大都围绕巫山朝云暮雨的山色和楚襄王梦遇神女的故事展开。

“碧丛丛，高插天”，开篇两句，竟不带任何铺垫和过渡，直接把你我投进一个色彩异常浓烈、空间极度扭曲的异次元世界。这份“碧”不是春天的新生之绿，更不是夏天的繁茂之绿，这是浓得化不开、躲不掉的大地之绿。“高插天”看似写巫山之雄奇，却又带着要刺破天的怪奇暴力感。这巫山到底是自然造化，还是某位神向天空投掷的巨矛呢？

紧随其后，“楚魂寻梦风飏然，晓风飞雨生苔钱”。巫山地处巴蜀东缘，是长江三峡的门户，自古便是楚蜀交通咽喉，也是神话与现实的交织地。传统旧注多将此处“楚魂”指向楚王梦遇神女的典故，后世亦有阐释，将“楚魂”引申为屈原的游荡精魂。在李贺笔下，这巫山还成了阴阳交界的驿站。屈原投江后，游荡的精魂，到底是清醒者的幻觉还是亡者的执念？从古到今，这句诗历来被解读作鬼魅游荡。再联想到李贺“诗鬼”之称，不乏有人觉得诗中意境森森然。如果剥去这神话外衣，再探“寻梦”，但凡在天地间行走的人，哪一个不是在迷雾中的追梦人呢？楚魂，不过是对所有试图理解世界，在未知中探究真理的人们的隐喻。飏然之风，则是那永远握不住的时间，与认知过程中永恒的不确定性了。

最后四句，是李贺对存在本质的哲学叩问。神女一去不返，唯有丁香丛中、筇竹林里传出老猿的啼声，以及尚存的古祠。当神迹不在，人间留下的究竟是什么？那永不停歇的江流，有没有时间的沉积？

巫山高，不止云雨

□ 赖芳杰



巫峡神女峰景区。图据重庆市规划展览馆



巫山景区风景如画，游人如织。
图据微游巫山

在绝境中寻找 美的“诗性思维”

千百年后，当人们再读《巫山高》，都需要直面李贺留下的追问：在一个祛魅的世界里，我们如何为高山、为河流、为自身存在，重新赋予意义？

写下《巫山高》时，李贺不过20多岁。这个年纪，放到当下，可能是稚气未脱，甚至尚未走入社会的青涩年华，而李贺已双鬓花白，历经世间郁闷事。更残酷的是，此时距离他人生的终点，也不过只有六七年。

孱弱，是李贺自幼就挂上的标签。他体型细瘦，似根竹竿。长相极有特征，李商隐说他是通眉

长爪。没有健康体魄，幸而天赋异禀。他七岁能诗，名动京洛。他每日牵头毛驴出门采风，偶得好诗句，便立马记下来，扔进毛驴背上搭的口袋中，晚上回来再整理。

李贺心系大唐命运，本怀抱科举入仕、匡时济世的宏伟志向，怎奈却抽到一把“烂牌”，饱受命运捉弄。本该赴考进士之年，他因父亲名晋肃，“晋”与“进”谐音，遭人以家讳为由攻讦，被剥夺了参加进士科考资格。原本“不识愁滋味”的李贺，这下真懂了什么是愁。

年仅27岁，李贺留下240余首诗作辞世。这些作品中，有《天上谣》《梦天》等充满浪漫幻想的奇绝之境，也有《老夫采玉歌》《雁门太守行》等反映现实、揭露时弊的力作。他的诗，成为后人的阶梯。李商隐、温庭筠，走的都是李贺开辟的道路。宋

人贺铸、周邦彦、刘克庄，元人萨都刺、杨维桢，明人汤显祖，清人曹雪芹、黎简、姚燮等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。他的诗也出现在高考试卷上、语文课本里，新生代也应该读懂这份孤独的浪漫。

巴山蜀水没有留下李贺的足迹，他硬是凭借想象、典籍记载以及自己诡谲凄艳的诗心匠心构建了巫山奇景。李贺也许没有想到，一首《巫山高》，与“高峡出平湖”在成都形成了千年对唱，诗意想象成为了世界壮举的实景。

巫山高，不止云雨。今天，我们读李贺，要读透在困顿人生中的不妥协，在绝境中依然寻找美的“诗性思维”。每个人的生命中，都有属于自己的“巫山高”，当我们把小我置身于浩瀚时空中，可以共鸣于李贺的超然与坚韧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